

天涯诗海

小城八月

(外一首)

林钊勤

小城的八月,时光慢慢悠悠 老街在树荫下打着盹儿 阳光漏下,碎成一地金色的温柔

河边洗衣妇的捣杵声 敲打着岁月的节奏 水花溅起,湿了岸边的石头

午后闷热,棋摊成了战场 棋子碰撞,落定命运的无常 围观者的吆喝,在空气中回荡

傍晚微风轻拂,散步人群登场 沿着河岸,细数波光 天边的晚霞,是梦的霓裳

小城的八月啊,你是一幅画 藏着生活的平淡与优雅 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发芽 我愿沉醉在你的怀抱 任时光悄然滑过脸颊 将这美好,深深记下

八月手记

八月的阳光,泼洒在老巷 青石板路,闪着斑驳的光 猫咪在墙根打盹,肚皮轻晃 时光,在它的梦境里闲逛

街头的冰棍车,铃声叮当 孩子们围拢,眼里满是渴望 撕开包装,甜蜜在舌尖绽放 那是童年,最纯粹的欢畅

傍晚,广场上人群熙攘 大妈们的舞步,热烈奔放 小狗在脚边穿梭,汪汪欢唱 余晖里,绘出生活的模样

夜雨敲窗,滴答作响 我在灯下,把心事拉长 回忆如潮,漫上心房 那些错过的,成了月光

八月的风,吹过脸庞 带着远方,思念的香 日子平淡,却闪着微光 这项碎日常,是生活诗章

江畔童梦

郝兴燕

蜻蜓点破晨光的时刻, 你踮脚追逐水漂, 石片在波面长出银鳍。 柳梢垂落的细线, 比童年更长。

木船晃醒正午的困倦, 网兜里盛着碎金, 和几尾游动的光阴。 你数着对岸芦苇, 说每根都藏着未折的信。

暮色染蓝瓜棚时, 你握紧最后一粒玛瑙, 说那是江水养的月亮。 我们躺在麦堆里, 听银河漏进竹筛的声响。

多年后某个起雾的黎明, 我接住上游漂来 一朵熟悉的水花—— 像你当年松手放走的那只竹叶折的小船, 终于漂回这个湾。

百家笔会

尉犁的烟火

黄琳涵



第一缕尉犁 风拂过脸庞,沙土与胡杨叶干涩的气息扑面而来,像一首低沉的古谣,瞬间将我拥入怀抱。

我与尉犁结缘,源于年少时对罗布泊故事的痴迷。书中说,尉犁那片古老而又广袤的土地上,藏着千年的胡杨。胡杨林下,牧羊人的歌声悠扬,炊烟在黄昏中袅袅升起,融入暮靄。这些文字间跃动的烟火气,在我

心底播下了向往的种子。

10余载痴迷后,我终于在初秋时节随考察队穿越茫茫戈壁,踏上这片土地。第一缕尉犁风拂过脸庞,沙土与胡杨叶干涩的气息扑面而来,像一首低沉的古谣,瞬间将我拥入怀抱。

时光荏苒

八月的一罐清欢

侯进元

正午的蝉声像一把钝锯,把杭州的暑气锯得碎碎的。我踩着苏堤的浓荫,荷叶挤挤挨挨,绿得要滴下水来。忽然想起:九百年前,也是这样的八月,苏轼在杭州当太守。那时的西湖已被葑草啃得只剩一条细腰,他索性卷起袖子,领着百姓下湖挖泥。淤泥甩上岸,太阳一蒸,腥甜的土味漫开,像一锅刚揭盖的汤。那天,他大概也闻到了藕香。

八月是藕的季节。老杭州人说,处暑后的藕最懂“清欢”二字:粉而不烂,甜而不齁。当年,苏轼把挖出的藕节抛给岸边的妇人,孩子们把藕孔塞进糯米,塞进灶膛焖熟,咬一口,热气带着桂花香。那天的西湖,是被藕汤灌醉的。

可苏轼的八月,不只在杭州。风从长江口一路吹到黄州那年,他44

岁,江风掀开他的破袍角,像掀开一页被雨水泡软的奏折。脚下是未垦的坡,泥腥里夹着去年的枯草,他忽然想起汴京御苑的杏花酒,自嘲一笑,原来流放也可以是一场归途。

归途最先落在一罐火上。城隍庙的肉案前,他用仅剩的几文钱换回两斤五花肉,雪堂柴烟初起,肉在罐里咕嘟。火候既到,他写下20字口诀:“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字句极短,却把功名熬成了汤。后来人们叫它“东坡肉”,其实是他递给天下失意人的一只暖碗。

3年后,黄河决口。徐州城头,10万百姓垒土成堤。洪峰退去,猪肉堆成小山。他支起7口大锅,蒸汽模糊了官与民的界限。老嫗捧着碗,孩子蹭着脚,肉香飘进《江城子》的韵脚——“左牵黄,右擎苍”的豪情,原来

人生小记

我的退休生活

谢文衍

退休,曾被人们视作人生忙碌旅程的句点。然而于我而言,它实则更像一段崭新征程的起点。告别了往昔早出晚归的工作节奏,我并未选择安享悠闲时光,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教育志愿者的行列,在周末服务课堂中,为留守儿童与单亲家庭的孩子倾洒自己的力量,就此开启了一段充实且意义非凡的退休生活。

每个周末,我总是早早地抵达服务课堂。孩子们那一张张纯真无邪的笑脸,洋溢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恰似一束束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我退休后的岁月。这些孩子因家庭环境的特殊性,在学习上往往难获充足的支持与引导。我耐心地解答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每一道难题,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助力他们打开知识的大门。每当看到孩子们在我的讲解下豁然开朗,那原本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我心中便涌起满满的欣慰,仿佛又重拾了往昔在工作岗位上教书育人时的成就感。

乒乓球训练亦是周末服务课堂的活动之一。在球桌前,我亲自示范,手把手地传授孩子们握拍、发球、接球的技巧。目睹他们从最初

的动作生疏,逐步变得能够娴熟地对打,那专注的眼神与坚持不懈的努力,令我深受触动。每一次清脆的击球声,都宛如奏响了他们成长的旋律,而我,有幸成为这美妙旋律的指挥者。

国学诵读,犹如一股澄澈的清泉,润泽着孩子们的心灵。我引领他们诵读经典诗词,从《论语》蕴含的深邃智慧,到《诗经》的优美华章;从李白的豪放洒脱,到杜甫的沉郁顿挫。在抑扬顿挫的诵读声中,孩子们得以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仿若穿越时空,与古代的文人墨客展开对话,切身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情怀。透过国学诵读,我期望能在他们心中播撒下传统文化的种子,让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伴随他们一路成长,成为他们人生旅途上的指引灯塔。

我的退休生活,因这些孩子们而变得五彩斑斓。在发挥余热的历程中,我寻得了新的人生方向与意义。每一次的公益服务,都是我与孩子心灵的深度交融,是我对教育事业的延续与坚守。我愿如那默默燃烧的蜡烛,以自己微弱却坚定的光芒,照亮这些孩子前行的道路。

次日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营地旁的小溪已传来声响。走出帐篷,几位维吾尔族大妈正俯身泥炉打馕。她们手指翻飞,面团在掌心旋转,变成一个个浑圆的馕饼,啪的一声贴向泥炉内壁。炉火吞吐,麦香混杂着胡杨木炭的辛香气息弥漫开来。一位大妈抬头见我们好奇,眼角漾开皱纹,用油纸裹起一块刚出炉的热馕塞到我手中。那馕温热,外壳坚硬,内里柔软,咀嚼间丝丝甜意在舌根渗出,成为我对尉犁最初的味觉记忆。

罗布人村寨低矮的房屋嵌在沙丘旁,由巨大的胡杨木构筑。阳光穿透木隙,在刻满斑驳岁月的屋脊上投下光斑。踏入一处静室,老者枯瘦的手掌抚过一只罗布麻编织的罐子,罐身的纹路如同这片风沙雕刻过的土地。他声音沙哑,讲起沙漠深处的海子,讲胡杨林间护佑族人的精魂。那些词语沉甸甸的,像积满苍痕的古老石块。他的眼神浑浊,却沉淀着对这土地千年不移的情愫。我指尖触碰陶罐冰凉的麻纹,听见风声刮过村外那片金色林梢,发出呜咽般的低响。

告别村寨,夕阳的余晖将我们引向那片喧腾之地。街道两旁,灯火渐次亮起。一处“阿依古丽”烤串摊前火光跳跃。“尝尝这个!”女摊主麻利地递过一串烤肉。肉块不大,签头焦黑,油珠儿在滋滋声中滚落。我吹了吹,轻轻咬下。外皮酥裂,内里滚烫的肉汁裹着香辣瞬间溢满齿颊,粗犷热烈的滋味骤然唤醒沉睡的味蕾,催促着我焦急

咽下,又迅速咬下第二口。不远处的人堆里,“艾力江师傅特色糕点”的招牌摇曳着。艾力江师傅双手沾满油光与面粉,灵巧地将面团拉长,切段,指尖几经捏合,便绽放出一朵柔嫩的糕点之花。“沙漠玫瑰!”他笑着将新鲜出炉的点心放到我手上。金黄油酥的外壳覆着细密糖粒,入口是浓郁的奶香与温和的甜意。“祖上传下的手艺,别处寻不着哩!”他眼角的笑意在炉火映衬下格外明亮。

夜市霓虹流淌,一副红底金字的对联格外醒目:星河滚烫,人间理想;月影婆娑,世间温柔。它悬于鼎沸人声之上,道尽了眼前这幅流动的画卷。各色香气在灯火编织的光带中纠缠:油酥的、炭火的、香料的、麦子的……汇成一条奔腾的气味之河。

羊肉,是这片烟火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罗布人家”的烤架上,大块羊肉油脂相接,油脂滴入炭火,爆起一阵淡蓝火苗和浓烈的焦香。“这样吃才过瘾!”买买提说着,用指尖挑起一块滋滋作响的肉,稳稳落在我盘内。顾不得烫,一口咬下,丰腴的羊脂香混合着淡淡的咸鲜和某种荒漠植物特有的微辛香气,在口中奔涌冲撞,带出原始而纯粹的满足。

夜愈深,烟火升腾。这气味缭绕在胡杨木、粗粝沙石与人们的笑语之间,浸润着每一个踏入此地的漂泊者。它无声诉说着生活的热气腾腾,以最直白的滋味贯通了言语的屏障,在舌尖与心间连接一座桥梁,让不同的血脉于此共温一碗羹汤。



可以如此柔软。

此刻,我站在苏堤尽头的小摊前,华姨的铁锅正咕嘟。藕块与咸肉在汤里沉浮,像一段段旧事被重新加热。华姨撒上一把葱花说:“多了就浊,少了就淡。”我捧着粗瓷碗,汤面漂着几点油星,像八月的早星。第一口烫得舌尖发疼,第二口却生出凉意:原来清欢是带温度的,它先让你疼,再让你原谅。

九百年前,苏轼也端着这样的碗。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写:“西湖虽好,莫忘黄州。”黄州的八月没有藕,只有半坡荒草。他蹲在土灶前,把猪肉切成方块,小火慢煨,柴烟呛得直咳嗽,却笑得像捡了宝。肉熟时分给邻居的孩子,孩子烫得直跳脚。他写下《猪肉颂》,20字的菜谱,藏着“少即是多”的慈悲。那年月,他贬得远,却把

烟火举得很近。

南迁万里,荔枝的甜、蚝壳的鲜,被他一并收入囊中。北归的船上,他病得只剩一把骨头,仍记得黄州那罐肉的温度。海棠花影在窗棂上摇晃,像无声的告别。原来一生功业,不过是一桌寻常饭菜:有风雨、有流离,却始终以清欢收口。

我喝完最后一口藕汤,碗底沉着两截藕节,像两段没来得及嚼碎的旧事,把八月的清欢留在碗底。八月的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淤泥与荷香,带着九百年前的叹息与笑声。苏轼若在此,大概会舀一瓢汤,对月长啸:“人间有味,八月最清欢。”

我抬头,苏堤的柳树把阳光剪成碎金,蝉声忽然停了,只剩锅里的咕嘟。清欢从来不是淡,是把浓熬成淡,再把淡留给时间慢慢回甘。

以为真的是月光烘暖了棉絮。后来才知道,是她悄悄把用自己的体温焐热的被子盖在了我身上。

母亲的最后一次住院我陪夜。病房的窗帘没拉严,月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她的枕头上。她睡得不安稳,眉头微蹙,白发散在枕头上,像一蓬凋萎的芦花。我伸手想替她拢一拢头发,却摸到一把干枯的发丝——它们不知何时已变得如此脆弱,轻轻一碰就脱落了。我慌忙缩回手,仿佛碰到了一碰就碎的月光。

我忽然觉得月光太亮,刺得我眼眶发酸。“几点了?”母亲迷迷糊糊地问,声音轻得像飘落的羽毛。我告诉她凌晨三点,她“嗯”了一声又闭上眼睛。月光像水一样漫过病房,她的轮廓在月光里渐渐淡去,仿佛融进了白色的床单。

母亲走后,我总梦见她在月光下忙碌的样子。有时是她借着月光纳鞋底,有时是趁着月色干农活儿,有时她什么都不做,只是站在月光里,静静地等着我……我想喊她,却发不出声音。

收拾遗物时,在抽屉深处找到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四月十八夜,有月亮,西沟

被爱情诠释的日子

初秋的夜晚像块蓝布,星星密得能数出牵挂的形状。银河在天际铺开淡白的纱,两岸的星星眨着眼睛,把千年的等待熬成清辉,落满晾衣绳上的衬衫。

葡萄架下的露水沾湿了裤脚,恍惚听见私语从叶隙漏下来。那是织女正把月光纺成线,牛郎的牛铃在云端轻响,喜鹊翅膀拍打的风里,裹着未说尽的惦念。

母亲曾说,真正的爱从不是朝朝暮暮,是把日子过成鹊桥的模样,哪怕隔着千里,也能踩着思念相会。

孔明灯从街角升起,橘红的光晕里,仿佛看见千年前的衣角掠过云端,把爱情的模样,绣进每个寻常的晨昏。

魂牵梦绕的思念

银河在初秋的夜晚铺开褶皱,千年的故事被风揉成星星,晃成细碎的光。隔河相望的身影早已淡成剪影,可那道目光撞在星群上的脆响,至今还在风里荡。

短笛的旋律从巷口飘来,惊飞了葡萄架下的虫。调子是初秋的平仄,像谁把思念折成音符,每个颤音里都裹着露水的凉。

水域尽头的琴声漫上岸时,芦花正白成雪。去年枯萎的荷梗还在水里站着,像串没吹完的音符。

有人说梦是水中的萍,聚散不由人,可那琴声总在黎明前漫进窗,湿了枕巾,也湿了晾在绳上的衬衫——原来有些思念不会凋零,就像银河的水,哪怕河床改了道,也总会顺着岁月的缝隙,漫进每个想你的晨昏。

最初的梦

线装本的书页在风里掀动,泛黄的纸面上,“两情若是长久时”的墨迹已洇成浅灰。指尖抚过那些凹凸的笔画,像摸着岁月的骨节,每道裂痕里都藏着最初的情愫。

水域尽头的船影渐远时,才懂有些跋涉是为了靠近,有些靠近却注定要隔着水。去年的荷叶枯成褐色,在水面支棱着,像没写完的信。

铜壶滴漏的声响里,佳期一年年掠过,惊起的涟漪里,总晃着初见时的月光。

坐看牵牛织女星的夜晚,总能听见传说在风里发芽。守候原是株倔强的植物,在时间的缝隙里扎根。那些隔着距离的牵挂,那些跨越岁月的思念,终在某个夜晚漫上岸,像线装本里漏出的光,照亮每个追寻的晨昏。

说小麦,掐点麦穗给娃蒸青麦仁儿吃……”八月十五夜,大月亮,正好摘花生,也不知道娃在学校吃月饼没有……”“冬月初九,半夜榨完花生油,趁着月亮亮回家,明天给娃捎去一桶……”我怔怔地看着,眼泪砸在纸上,洇开了墨迹。

前些天,我又梦见了母亲。醒来时,窗外月色正浓。我望着那条从家门口延伸出去的小路——母亲生前常站在那里,身影被月光拉得细长,像一根芦苇在等我。如今路上空荡荡的,只有月光铺了满地,像她给我的爱,碎碎的,亮亮的。我蹲下身,一片一片去拾,却怎么也拾不完。

情牵七夕

散文诗三章

李惠艳

光阴故事

拾不完的月光

刘志坚

母亲走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看月亮。总觉得那清冷的月光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磨着记忆,直到心里渗出血来。

母亲病重那年,家里总是弥漫着中药的苦涩味道。每到黄昏,那只粗陶药罐就蹲在灶上,火苗舔着罐底,药汁咕嘟咕嘟地翻滚。我坐在她身旁的小板凳上,看着月光从窗户透进来,落在她的白发上,像覆了一层薄霜。

“这药苦不苦?”我问。她摇摇头,用竹筷搅了搅汤药:“不苦,像凉茶。”可我知道苦,有一次她喝了一半,皱着眉放下碗,可她最终还是喝完了,一滴不剩。月光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根弯折的芦苇。我明白,她咽下了苦药,却把甜意留在哄我的话里,只是怕我担心。

儿时的冬夜冷得刺骨,母亲说被子晒过就暖和了。她挑阳光最好的日子,把棉被抱到院子里,挂在晾衣绳上拍打。傍晚收回来时,被子蓬松得像云朵,带着太阳的味道。遇到阴天,她就换一种法子——把被子叠好,放在窗台等月亮出来晾一晾。“月亮也能晒被子?”我不信。母亲只是笑笑,说:“你试试就知道。”钻进被窝时,竟真的觉得暖和,

以为真的是月光烘暖了棉絮。后来才知道,是她悄悄把用自己的体温焐热的被子盖在了我身上。

母亲的最后一次住院我陪夜。病房的窗帘没拉严,月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她的枕头上。她睡得不安稳,眉头微蹙,白发散在枕头上,像一蓬凋萎的芦花。我伸手想替她拢一拢头发,却摸到一把干枯的发丝——它们不知何时已变得如此脆弱,轻轻一碰就脱落了。我慌忙缩回手,仿佛碰到了一碰就碎的月光。

我忽然觉得月光太亮,刺得我眼眶发酸。“几点了?”母亲迷迷糊糊地问,声音轻得像飘落的羽毛。我告诉她凌晨三点,她“嗯”了一声又闭上眼睛。月光像水一样漫过病房,她的轮廓在月光里渐渐淡去,仿佛融进了白色的床单。

母亲走后,我总梦见她在月光下忙碌的样子。有时是她借着月光纳鞋底,有时是趁着月色干农活儿,有时她什么都不做,只是站在月光里,静静地等着我……我想喊她,却发不出声音。

收拾遗物时,在抽屉深处找到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四月十八夜,有月亮,西沟

